



waiguomaoxian gushi

mingzhu jing

xuan

外国冒险故事名著精选

● 目 录

古堡历险记 (美国)	(1)
湖畔枪声 (美国)	(17)
小侦探妥尼 (美国)	(29)
狼湖寻父记 (美国)	(38)
尼日尔河畔的奇遇 (尼日利亚)	(57)
沉船里的金锭 (埃及)	(72)
夜袭铁路 (苏联)	(89)
智斗“二十张脸”怪盗 (日本)	(103)
海底旅行记 (法国)	(123)
大侦探冒险破案记 (瑞典)	(158)
编译后记	(199)

● 古堡历险记

那年夏天，我到海滨去度假，在那里遇见我的同学埃立克和他的妹妹米琪。埃立克和我都刚满十三岁，米琪却只有九岁。

海湾的旁边是陡峭的悬崖，悬崖顶上有一座古老的城堡，那儿有高耸的围墙，还有两扇铁门，人们都叫它马利古堡。

马利古堡原来是马利勋爵的老家，他家世代代在这个古堡里住过六百多年。去年，在世的那位马利勋爵把古堡卖给富翁居利安·米切尔。现在只有米切尔独自一人住在那里，他非常大胆，敢于住在这个曾经闹过鬼的古堡里。

古堡怎么会闹鬼呢？这事还得

从两百多年前说起。

两百多年前，那一代马利勋爵娶了一位非常美丽的夫人，名叫埃玛·哈路。她十分爱她的丈夫，可是丈夫并不爱她。他娶她只是看中了她的一笔财产。后来这位埃玛夫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死时她才三十二岁。从她死去以后，她的幽灵时常在古堡里出现。

古堡里闹鬼的事，虽然在当地流传着，可是谁也没有见过这个鬼魂，因为这位居利安·米切尔警卫森严，从来不准游客接近他的私宅。

我刚到长湾就听到关于古堡的传说，愈是说得神秘，我们愈想去看一看。有一天，埃立克来约我同去古堡，我的十岁的弟弟桑迪和米琪都闹着要去。我们四人背着父母，悄悄向古堡出发了。

古堡外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但是园子的周围却围着围墙，到处插着牌子：“私人住宅，游客莫入！”两扇铁栅门紧紧地关锁着。

围墙并不算高，埃立克提议爬墙翻过去。桑迪和米琪胆小，不敢爬墙，我们嘱咐他们在墙外等我们。

我和埃立克翻墙进入园中。这花园里处处繁花似锦，布置得非常雅致。园中央有个大水池，水池周围全都栽满了树木。阳光透过树枝照在水

面上，闪着耀眼的银光。水池上架着一座小桥，桥边有一条幽静的小路，直通古堡的正门。园里非常寂静，丛树环绕着古堡，苍翠中带着阴森，更增加了古堡的神秘感。

我和埃立克商量之后，决定进古堡去看一看。我们从小路走到古堡门前，看见铁木结构的大门也是关着的。我们用力一推，那扇笨重的大门却不声不响地开了。

正当我们走进古堡大门的时候，在墙外等候的桑迪和米琪实在等得不耐烦了。

桑迪毕竟是男孩子，他向米琪提议也翻墙进园。他们两人搬来两块石头，靠在墙边。桑迪先爬上墙头，伸手把米琪拉上去。墙下是绿茵茵软绵绵的草地，他们毫不费力便跳下来了。两人刚刚走到水池旁边，突然他们的手臂被人抓住，转身一看，原来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园工模样的人，把他们俩抓住了。

“你们怎么跑到这里面来了，没有看见门前的牌子吗？这是私人住宅，不是你们玩的地方！”那人一边说，一边把他们向门边拉。走到门前，那人打开门锁，把他们推出门外。桑迪和米琪连头也没有回一下，一直往海滨旅社我们住的地方走去。

古堡里是阴暗的，一进古堡要走过一条长

廊，长廊虽然宽却仍是无门无窗，十分黑暗。突然我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高大的黑影，样子像个人，而且是个大高个儿。我一拉埃立克，叫他站住，指给他看。

埃立克悄悄说：“别慌，他一动也不动，大概还没有发现我们。”

我小声对他说：“你瞧，他手里还握着什么东西呢。”

后来我和埃立克慢慢走过去一看，原来不过是一副盔甲。继续往前走，看见这样的盔甲竟有不少，全都靠着走廊两旁立着，像站着不少顶盔贯甲的骑士。

我们走到长廊的尽头处，来到一间很宽大的圆厅。圆厅的墙壁高处，有一些小窗孔，从窗口透进一点儿日光。大厅四周都是房门，全是一个样，全都是关着的，每扇门上有一个号码。

我和埃立克好奇地绕着圆厅转了一圈，数着门上的号数，原来竟有六十号。我们挨门挨户地去推门，门都是锁着的。没想到推到第二十七号门，一碰就开了，原来是虚掩着的。

这房里宽敞明亮，有一扇很大的落地玻璃窗，靠窗有一张长桌和一把椅子，对着门有一幅很大的人像。

埃立克忽然在桌旁的椅子上发现一件尼龙

马甲，那马甲衣袋很多，前后共有二十六个衣袋，我们都不知道这马甲要这么多衣袋干什么用。

那幅大像是一幅少妇肖像，画得非常美，但神情有点哀怨，画像的底部写着：“埃玛·马利夫人1722—1754”。啊，原来这就是马利夫人，就是传说中的马利鬼魂，难怪乎她的表情那么忧伤了。

我忽然发现那肖像的眼睛动了一动，竟然是两颗真的人眼珠子。我忙拉埃立克一把，说一声：“快跑，别忘了马利鬼啊！”

这时，人像里发出了一个男子的声音：“不许动，站着，现在我可以看到你们，不准动，不准跑！”

听了这可怕的声音，我们哪能不跑。埃立克风快地拉开房门，我们迅速地跑进圆厅。圆厅的门都是推不开的，我们只有向走廊里跑。我们知道那里最暗，容易躲得住，我们藏在一幅高大的盔甲后面。我们听见开门的声音，听见脚步声，在微弱的光线中，看见一个矮壮的男人向我们这边走过来，但是他没有发现我们。后来，那汉子走远了，我们才站起身来。我们知道那汉子现在正在花园里，我们不能出去，只好又回到圆厅来。

进了圆厅，我们感到进退两难。我们知道除了二十七号房间，门都是锁着的，二十七号又不能去。

正在这时，那个矮壮的园丁模样的人，突然在圆厅里出现了，他的面目凶狠得可怕。他伸开两手把我和埃立克像捉小鸡似的一手擒一个，紧紧抓住手臂，用钥匙打开二十七号隔壁的门锁，一开门就把我们推进去，随手把门锁上，把锁匙放进衣袋里。

这间房间很小，室内一件家具也没有。室内另有一扇门，那人把我们推进来后，就向那扇门走去，临走时对我们说：“你们两个老老实实在这里呆着，不准乱动，小心我的拳头！”他边说边挥挥拳头，快步走进那门里去了，接着就听见钥匙响，显然他把门锁上了。

我和埃立克悄悄地走到那门边，把耳朵贴在房门上，听隔壁的动静。

“肯普，你真是个大笨蛋！”

“对不起，请原谅，先生。”这声音是那个园工的声音，原来他叫肯普。

“这屋里怎么又有两个小孩？他们是怎么进来的？”一个人在责问肯普。

“不知道，先生。我在花园里抓住另外两个小孩，已经把他们打发走了。”肯普说。

我们知道那是指桑迪和米琪。

“我出钱雇用你，叫你不准放人进来，你却这样不负责任。我不想再用你了！”接着听见卡嚓一声，像是枪弹上膛的声音。

“饶命啊，先生，请再饶我一次吧！”肯普带哭声地哀求着。

“好，再饶你一次，记住，这是最后一次了！”

“先生，怎么处理这两个小孩呢？”

“我们不能把他们留在这里。去，把他们领进来，我要见他们。过一会儿，你把他们带下去，锁在另一个房间，但是，你必须好好看着他们，不能让他们逃跑了。”

我们知道肯普要来领我们到隔壁去，赶忙回墙角站着。

门开了，肯普怒气冲冲地走进来，抓住我们的手臂，推进那扇开着的门，进入一间大房间。

“肯普，别那么粗暴！”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男子，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他虽然满脸笑容，可是看起来仍叫人毛骨悚然。他的脸上从左眼角直到嘴角有一条伤疤。

“坐吧，孩子们。”伤疤脸用温和的口吻对我们说。

我们在桌前的两把椅上坐下，看看室内陈设

着很多豪华的家具，地上铺着非常讲究的地毯。

“先生，我们想回家。”我试探着这个伤疤脸的口气，我们知道他不会轻易放我们走的。

“你们早就该想到这一点的。你们想看看马利古堡，这儿真美真迷人，对吗？我的园丁肯普先生是这里的老园工，他可以领你们去看一看。肯普，过来吧！”伤疤脸向肯普作了一个手势。

“这位就是肯普先生，我知道你们已见过面了。”肯普走过来，伤疤脸向我们介绍。

“你们见过秘密通道没有？”

“还没有。”

“那么你应该领他们去看一下，现在你把他们带下去吧！”

肯普用钥匙开了门，我们跟着他走了出去。走到圆厅中央，他停了脚步，轻轻踩一下脚下的一块圆木板，木板一下子就移开了，现出一个大洞。原来那就是秘密通道的入口。肯普打开手电筒，我们才看得见下去的石阶。他用手轻轻一拍洞口，圆木板一滑又依旧把洞顶盖好。我们随着肯普沿着石阶一级一级地往下走，走了很久，看见一条长长的通道，一阵阵海风从洞里吹过来，带着海腥味，我们知道这里一定靠海很近了。肯普把我们关进通道里的一间暗室里，把门锁上，在房里走来走去地看守着我们。埃立克对肯普

说：“我们困得要命，睡一会儿可以吗？”也不管肯普答应不答应，他和我伏在桌上假装睡着了。肯普看见我们睡了，他也往床上一躺，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就打起呼噜来了。

埃立克悄悄起身，试着弄得凳子响，肯普果然睡着了，一动也没有动。他蹑手蹑脚地走近肯普身边，将手伸进肯普的裤袋里，把一大串钥匙摸了出来。

我用手电照着门，埃立克用那把大钥匙把锁打开。我们两人赶快走出门，又回身把门反锁上，现在肯普反而成了我们的囚犯了。

我们顺着秘密通道走了一段路，又闻到海腥气味，看到有些石梯，便顺着石梯往下走，竟然站在沙地上了。我们用手电往头上一照，显然这不是在屋子里，倒像个岩洞；往前照，还发现一条船。埃立克说：“我们一定在海滩上了，你听，远处还有海浪的声音。”

我用手电扫射岩壁，看见壁上全是白垩土，这里是陡峭的岩壁。我们来的时候，是从上面沿石梯一级一级走下来的，看来这个岩洞就在古堡的脚下。我们又用手电照那条又大又坚实的船，船头上好像有文字。

“居利安号！”我忙向埃立克说：“这不就是买下古堡的那个富翁吗？他叫居利安·米切

尔，你还记得吗？”

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再冒冒险，往岩洞那边走一走。

突然，我们听到唱歌的声音，发现岩洞壁上有一条裂缝，露出灯光。从裂缝中，我们看到一个大房间，有五个大汉围着桌子坐着，打牌的打牌，唱歌的唱歌，看起来都很高兴。那房间被一排铁栅隔成两半，另一半有点像一间地牢。我和埃立克躲在那儿，偷听他们的谈话。

“几点钟啦？”有人问。

“九点二十五分。不知道还要在这里等多久啊！”另一个人回答。

“快啦，该干活啦，该装货上船了。”

“还早呢，十一点四十分海潮才来呢。”

“早点动手吧，我们必须在十一点半以前把准备工作做好。”

“好，开始干活吧！”

五个人都站起身来，离开桌子。他们走到铁栅旁边，把墙上一根长杆往上一推，铁栅就移向一边去了。

那库房里好像放着一些砖块，那些人都脱去身上的工作服，全换上了白色马甲，就是我和埃立克在二十七号房间里看见过的那种全身都是口袋的怪马甲。

“我们应该马上装货上船啦！”有个人在催促。

“先把洞壁上那块石头搬开吧。”

库房有两个人，向我们藏身的地方走来。我们忙离开裂缝口，躲在岩洞背后。那两人把洞壁上一块石头搬开，这一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库房里的情况；因为我们躲在暗处，库房却有明亮的烛光。那两人搬开石头，又回到库房，五个人忙着搬砖块。

“我们要搬多少？”一个人问。

“和前次一样，一百三十块，每人带二十六块。”一个人回答道。

正在这时，突然一声凄厉的叫声，从秘密通道那边传过来，听起来好像在喊：“救命！”同时还听见一阵响亮的撞击声，好像有人在捶门。

埃立克低声对我说：“这大概是肯普吧，他睡醒啦。”

“但愿这一伙人听不见才好呢。”我说。我们注意观察这一伙人的动静。

“你们听，好像有人在喊救命。”有一个人说。

“你听错了，大概是海浪声和风声吧。”

我和埃立克却听得很清楚，那是肯普在拚命捶打房门，不时用沙哑的声音在呼叫。

肯普的呼叫声又传过来了，五个人中有一个人想去看一看，另一个人不放他去。我们看见危险快来了，埃立克轻手轻脚地走过去，伏在那根管铁栅门开关的铁杆下面，纵身一跳，抓住铁杆用尽全身力量往下拉，我也帮助他拉。一下子把铁杆拉下来，笨重的铁栅马上移回去了，砰的一声直撞得对面墙壁嗡嗡地响。

事情发生得这样突然，库房里的人全都惊呆了，等他们走过来时，铁栅门已经紧紧地把他们关在库房里了。

这一伙人倒是出不来了，但是我们怎样逃出去呢？我们不能回到古堡去，那个伤疤脸还在古堡里，只有沿着海滩走才是唯一的出路。我们也知道这时在海滩上走有危险，因为海潮快要来了。

埃立克用手电照着路，我们在崖边海滩的硬沙地上走。我们完全没想到，悬崖的警察正寻找我们。警察们发现了埃立克的手电光，立刻叫来华来士警长。

警长看一看地形说：“这里是悬崖峭壁，我们下不去。赶快用步话机和局里联系，派快艇来。”

这时，海潮快来了，海水越涨越高，我们面前不到半步就漫着海水了。我们正在着急，忽然

听见海上隆隆的机器声，警察局的快艇开过来了。

我们上了快艇，才知道桑迪和米琪回家向父母报告我们还在古堡里，警察局派华来士警长带着人来古堡搜查，在堡里找遍了也没有找着我们。后来，他们上悬崖搜寻，才发现了我们的手电筒光。

警长说：“终于找到你们了，我们回长湾吧！”

我们说：“不，那岩洞里还有几个人，被我们关在庫房里了。”

“什么庫房？”

“放砖块的庫房。”我们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向警长报告了。

“走，先看看那个庫房。”我们领着警察们向岩洞走去。这时海潮已经涨上来了，岩洞里灌满了水，那条居利安号汽艇已经浮在水面上了。

“这就是他们用来运砖块的汽艇。”我们指着居利安号说。

“用汽艇运砖，我们倒要看看。”华来士警长笑着说。

我们带着警察们从崖壁上那个窟窿里爬进去，警长把铁杆往上推，打开了庫房门，把五个大汉全都逮捕起来，押上汽艇。警长从地上拣起

一块砖块似的东西，在我们面前晃一晃，他笑着说：“砖块吗？这砖真是又重又贵呢！”

警长派几个警察把囚犯们押回去，他带着几个警察和我们一道，去抓肯普和伤疤脸。

我们走到原来关押我们的那个房间，肯普还在那里又打又闹。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高声叫道：“你们终于来了！”

埃立克用钥匙开了门，肯普一头冲出来，正好撞进警长的怀里。他还没有弄清是怎么样一回事时，警察已经用手铐把他的手铐上了。

我们带着肯普走上一梯一梯的石级，走到秘密通道的入口处，学着肯普那样拍一拍墙壁，那块圆木板移开了，我们又来到了圆厅。

我们想起了埃玛夫人那双会动的眼睛，忙指给警长看。正在这时，画上的眼睛眨了眨，画中发出一个男子的声音：“不许动！我可以看见你们，你们可看不见我。往后退，不然我就开枪了。”接着是卡嚓一声枪弹上膛的声音。

“快，靠墙站。”警长说。

我们紧靠着画像两旁的墙，背贴着墙壁站着。后来，又听见卡嚓一声，过后就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警长用手电照着画像的脸部，那原来有眼珠的地方，现在只剩下两只黑洞洞的眼眶。原来这

画像是一扇暗门，门背后就是我和埃立克都见过的那一间华丽的房间。这时，房里窗户是开着的，那个伤疤脸想必是从开着的落地窗里逃出去了。

警长说一声：“追！”他也从落地窗里追出去。我们俯视悬崖下，看见远处出现了手电光。

警长的手电光逐渐和另一个手电光接近了。我们听见警长的声音：“站住，不然我就要开枪了。”

“不许往前走，你再靠拢一步，我就开枪打死你。我手中也有枪。”显然是伤疤脸的声音。警长听得黑暗中卡嚓一声，但他没有停步，只把手电往地上一放。砰的一声，一颗子弹飞过来，打中了地上的手电筒，接着那人又放了一枪，从警长身旁飞过。警长身子一闪，脚下踩虚了一脚，一块松动的大石块，从警长脚下往悬崖下滚去，正好打在逃跑的那人身上。只听得一声惨叫，那人的手电落在地上，身子倒下了。

警长走到死者的身旁，用手电照着死者的脸。这时我们也走到崖下了。警长指着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的死者说：“他就是居利安·米切尔。不过这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叫杰克·马尔登。他是个大盗窃犯，也是个黄金走私犯。他从银行里盗窃了大量黄金，利用这个古堡的秘密